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孟加拉国宗教 风险及防范

黄德凯 朱强

摘要：孟加拉国地处南亚次大陆东部，西、北与印度接壤，东南紧邻缅甸，南望孟加拉湾，地缘优势十分突出，是世界各大国战略目标的落脚地。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活动猖獗。由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政治斗争频繁、腐败严重以及受到国际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孟加拉国国内的极端主义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呈上升趋势，引发的恐怖袭击和宗教冲突不断，导致极端思想泛滥、恐怖袭击增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影响孟加拉国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给国家和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近年来，中孟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资项目也与日俱增，日益严峻的宗教极端主义形势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与孟加拉国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给中国在孟人员及企业带来严重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挑战。因此，加强对孟加拉国宗教风险防范研究，不仅有利于掌握“一带一路”倡议下孟加拉国面临的宗教风险，而且有利于确保中国—孟加拉国合作项目顺利推进和开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孟加拉国；中国—孟加拉国关系；极端主义；宗教风险防范

收稿日期：2019-11-02

作者简介：黄德凯（1988~），四川警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问题；朱强（1988~），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非传统安全。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印日自由走廊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AGJ00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研究创新团队”的资助。

孟加拉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地缘政治看，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的三角洲平原，东、西、北三面与印度毗邻，东南与缅甸接壤，南濒孟加拉湾，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也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与孟加拉国在诸多领域都有广泛合作，

但是,近年来孟加拉国面临的宗教风险正逐渐加大,对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合作项目的潜在威胁也与日俱增,“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孟加拉国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宗教风险的影响。因此,对孟加拉国宗教风险的防范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该国宗教极端势力的认识,而且可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孟加拉国的项目保驾护航。

一、孟加拉国宗教的基本状况

(一)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

孟加拉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在约14.7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1.67亿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1116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尤以中部布拉马普特拉河、帕德马河流域和东部平原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中,孟加拉人约占总数的98%,剩余2%为比哈里族和其他民族。孟加拉国独立以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2%以上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虽有所放缓,但仍能达到1%以上的增长率。

孟加拉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国民除了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之外,也有印度教、基督教、佛教以及本土宗教等其他宗教。孟加拉国“穆斯林的绝大多数是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约占孟穆斯林总人数的90%以上)”。^①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88.3%,信奉印度教的占10.5%,信奉佛教的占0.6%,信奉基督教的占0.3%。^②1988年,孟加拉国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但是,其他宗教信仰群体并不认同此决定。随着孟加拉国恐怖袭击事件的不断增多,尤其是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持续遭到穆斯林的袭击,在孟加拉国国内引发了废除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讨论。

(二)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法律政策

尽管“伊斯兰教被确定为孟加拉国的国教,但孟加拉国宪法规定保护公民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政府还强调把不同宗教间的和平共处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③在2013年第十六次宪法修改案中,孟加拉国不仅明确伊斯兰教是国教,而且强调确保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事实上,孟加拉国的宗教政策自1971年以来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孟加拉国建国以来把

^① 张来仪:《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教》,《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83页。

^② 《2018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孟加拉国)》, <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902/201902010455036.pdf>。

^③ 张世均:《孟加拉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第219页。

“民族主义”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实行世俗化的宗教政策，把政教分离作为孟加拉国向政治民主化前行的重要举措。期间，承认各宗教信仰自由，在政治社会中地位平等，宗教团体都可从政府获取资助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长，一方面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遭遇困难，另一方面受到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孟加拉国政府加强了与国际穆斯林的联系。特别是孟加拉国军队多次发生军事政变，把国家一步步推向伊斯兰化。

1979年，孟加拉国进行第五次修宪，确定孟加拉国“绝对忠诚和信仰全能真主”，而摒弃之前的“世俗主义”。^①1988年，在孟加拉国进行的第八次修宪会议上，通过了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决议，同时也强调与其他宗教和睦共存。1991年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政党走向政治舞台，孟加拉国两大政党联盟在政治选举、国家政治议程中相互攻击和争斗，大搞“街头政治”，引发大规模的政治暴力事件。例如1994年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反对党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宣传活动，举行游行示威、罢工和政治集会。事件不断升级，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仅“锡拉杰甘区就有230多人被警察用枪袭击，国家经济活动陷于瘫痪”。^②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斗争为“极端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③

虽然孟加拉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并没有正式实施伊斯兰法律，也没有强加给非穆斯林，而是规定“每个公民有权信奉或宣传任何宗教”“每个宗教团体或教派有权建立、运行和管理其宗教机构”“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教育机构接受宗教教育，或参加任何宗教仪式”^④。其中，“家庭法”对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基督徒有单独的规定。涉及的婚姻、领养的问题因所涉人员的宗教信仰而异。2011年，孟加拉国通过了《宗教福利信托（修正）法案》，为新成立的基督教宗教福利信托提供资金。2012年，又通过《印度教婚姻登记法案》，要求印度教徒的婚姻要向政府部门登记，以便于保护印度教妇女的权利。

（三）政治与宗教既互相依赖又相互竞争

在现代社会，政教分离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越远，表明政治社会就越进步。可在孟加拉国则不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早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就宣称是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但在1979年后，孟

① 张四齐：《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2期，第7页。

② 汤广辉：《孟加拉国大选》，《国际研究参考》，1996年第3期，第8页。

③ 张四齐：《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2期，第7页。

④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Bangladesh”，http://bdlaws.minlaw.gov.bd/pdf_part.php?id=367。

加拉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日趋紧密，最终演变成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

第一，孟加拉国的“大多数政党都与宗教有比较广泛的联系”。^①一方面这些政党利用宗教来赢取选票，巩固执政根基；另一方面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前者来看，孟加拉国政党主要是受宗教意识形态的驱动。^②由于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导致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很难确定。尽管孟加拉国在建国早期曾实行世俗化，但伊斯兰教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无法忽视，二者不断走近，最终成为政党政治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后者来看，孟加拉国的执政党人民联盟和民族主义党通过修改宪法“笼络在孟加拉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徒”是为“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甚至“利用宗教问题来制造国家混乱，达到搞垮对方使自己成为执政者的目的”。^③鉴于此，孟加拉国执政当局反对任何政党完全宗教化。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最终目标是将孟加拉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主张废除一切非伊斯兰的法律，认为外交政策应反映伊斯兰的理想。2013年8月1日，孟加拉国高等法院裁定该国最大宗教政党伊斯兰大会党为非法政党。核心人物和党主席先后被判死刑，2013年7月，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核心人物穆罕默德·穆贾希德因战争罪行被达卡国际战争罪法庭判处死刑；2014年10月，伊斯兰大会党主席尼扎米也因指挥屠杀、强奸等多项罪名被判死刑。^④

第二，滋生出多个宗教政治团体。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复兴，导致新出现许多以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他们的出现和崛起对于孟加拉国不同宗教群体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世俗主义文化构成严重挑战。^⑤例如1984年成立的半官方性质的“扎卡特基金委员会（The Zakat Fund Committee）”，鼓励捐款用于孤儿院、学校、儿童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等，积极推进宗教社会团体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并且通过这些宗教政治团体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第三，引发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势力的长期角逐。如前所述，孟

① 张世均：《孟加拉国当代政党政治的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81页。

② Bano M, Marker of identity: relig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welfare work – the case of Jama'at-i-Islami i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http://epapers.bham.ac.uk/1569/1/Bano_PoliticalParties.pdf.

③ 张世均、王英：《孟加拉国政治文化中世俗化的特点》，《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67页。

④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又一名领导人被判死刑》，http://news.youth.cn/gj/201502/t20150218_6480926.htm.

⑤ Md. Didarul Islam, Fazrin Huda, “Religion and Politics: Bangladesh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April 2016, p5.

孟加拉国从建国初期的世俗主义过渡到后来的伊斯兰主义，孟加拉国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2009年哈西娜再次当选孟加拉国总理，孟加拉国的世俗主义再次兴起，并掀起一场“亲伊斯兰和亲世俗主义”之间的严重对抗。^①事实上，这种对世俗主义的复兴源于伊斯兰政党之间复仇政治的恶性循环。为彻底解决此事，孟加拉国通过包容性的政治多元化来凝聚社会力量，利用公平和社会正义政策完成过去的救赎，以避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政治不稳定。但当前孟加拉国仍处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竞争的关键时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影响孟加拉国安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一）孟加拉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孟加拉国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其伊斯兰化伴随着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和极端势力的发展，导致恐怖主义活动增加，有“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孟加拉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急剧上升，甚至在1979年的宪法里毫不避讳地指出“对全能真主的绝对忠诚和信仰”。与之而来的是各政党倾向伊斯兰化，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在孟加拉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宗教政党走向孟加拉国政治舞台，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在随后的政党政治运动中，拥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伊斯兰大会党、穆斯林联盟等成为争相追逐的对象。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利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搞政治暴力”。^②并且其中一些伊斯兰政党组织宣扬进行伊斯兰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上层政治伊斯兰化也助长了伊斯兰化在教育、社会等其他领域的扩散。在教育领域，孟加拉国全境有超过“233所宗教学校在教授游击战技能和炸药制造技能”。^③在社会领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往往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将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农村地区的人民，即女人被强迫戴上面纱，男人被迫蓄胡须和戴头盖帽，否则会遭到严厉的酷刑甚至杀害。

从国内和国外环境看，孟加拉国国内的环境与政治形势，有利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孟加拉国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宽松态度一定程度增强了其对恐怖分子的吸引力，^④让很多在其他国家遭到打击的极端主义分子能在孟加拉

① Md Nazrul Islam, Md Saidul Islam, “Islam, Politics and Secularism in Bangladesh: Contesting the Dominant Narratives”, *Social Sciences*, vol.7(3), 2018, p16.

② 张四齐：《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2期，第7页。

③ 同上。

④ Sudha Ramachandran, “The Threat of Islamic Extremism to Bangladesh”,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Terrorism-Asia/Ramachandran-Sudha/The-Threat-of-Islamic-Extremism-to-Bangladesh>.

国藏匿。不仅如此，其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存在较大关联。例如孟加拉国伊斯兰圣战组织（Harakat ul-Jihad-I-Islami）就与基地组织联系紧密，该组织利用本·拉登提供的资金建立，还被本·拉登纳入国际伊斯兰阵线，在吉大港山区和考克斯集市建立训练营，还曾组织策划针对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的暗杀计划。

（二）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虽然孟加拉国政府不承认境内有任何极端恐怖主义组织，^①但其国内恐怖袭击频繁发生，且被外界认为“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为”。^②极端组织作为孟加拉国极端主义势力的载体，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运转体系，是孟加拉国极端主义面临严峻形势的重要体现。根据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The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统计，目前孟加拉国存在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共计15个，其中宗教极端主义有6个，包括3个被取缔，2个活跃以及1个不活跃的极端主义组织。从还在活动的来看，孟加拉国目前还在活动的暴力组织共计6个，其中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就已经占到了总计的半数，剩下的三个暴力组织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其一，被取缔的三个极端主义组织分别是孟加拉真主卫队、伊斯兰辅助者组织和孟加拉国虔诚军。孟加拉真主卫队（Ansarullah Bangla Team）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受非政府组织资助，于2007年以“Jama atul Muslemin”为名开始活动。其间资助停止后，中断活动。而在2013年该组织又以“孟加拉真主卫队”的名义开展活动。该组织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在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要推动孟加拉国青年激进化、煽动青年人员积极参与圣战以及寻求地区控制。该组织残忍杀害了包括大学教授、自由思想博主等在内的多名人员，对孟加拉国商业银行的一家门店抢劫，导致造成9人死亡，14人受伤的严重伤亡事件。2015年5月，孟加拉真主卫队被孟加拉国内政部取缔。伊斯兰辅助者组织（Ansar al-Islam）是基地组织在印度次大陆的孟加拉国一分支。涉嫌杀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者活动人士，宣称对2016年世俗主义活动家尼拉德里·查托帕迪和纳齐姆·乌丁·萨马德被杀事件负责。孟加拉国内政部认定该组织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从事反国家活动和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在2017年3月取缔该组织。孟加拉国虔诚军（Lashkar-e-Toiba）是巴基斯坦虔诚军的重要分支，目标是清除孟加拉国境内的印度异教徒，实现孟加拉国完全伊斯兰化。由于该组织不仅与孟加拉

^① 储永正：《孟加拉国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历史及其根源》，《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3期，第65页。

^② 李建军、王红义：《孟加拉国极端势力：现状、特点及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第22页。

国伊斯兰大会党关系密切，而且与巴基斯坦虔诚军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孟加拉国前总理齐亚执政期间得到较大发展。在一次伊斯兰大会党开展街头暴力政治活动时，该组织来自巴基斯坦的两名成员被逮捕。2010年该组织领导人伪装成商人在孟加拉国开展活动时被捕。2013年时，孟加拉国政府承认虔诚军在其境内活动，并表示该组织受到孟加拉国政府的严密监控。

其二，活跃的两个极端主义组织是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和真主安拉组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Al Qaeda/Al-Qaeda in Indian Subcontinent）是一个伊斯兰好战组织，其目的是与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政府作战，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该组织还表示，它打算攻击美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目标。2014年9月3日，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通过视频演讲，对外宣布在印度次大陆设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要用两年时间把南亚不同的圣战派别聚集到新的组织中，并且在南亚诸国成立分支。2014年年底正式开展活动以来，该组织对孟加拉国的非宗教人士开展暗杀袭击活动。2015年该组织杀害了孟加拉裔美国公民阿维吉特·罗伊。最近一份美国的报告中指出，该组织在南亚地区变得更加活跃，在孟加拉国招募了上百名人员。真主安拉组织源于孟加拉国前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圣战者组织。在孟加拉国西南与印度接壤地区举行公开会议、筹集资金和开展招募活动。由于圣战者组织之前被取缔，不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大大减少，并且成员流失严重。为重建组织，其成员以“真主”名义鼓励民众参与建立伊斯兰统治。如果民众拒绝，则会被认为是异教徒而遭受迫害。2018年有十名来自该组织的成员被孟加拉国政府逮捕。其中四名成员是在秘密开会商议恐怖袭击时被捕的，现场发现三枚汽油弹、一些制造炸弹的原料、砍刀以及宣传单。另外六人也是在举行秘密会议时被逮捕，当时他们正在商议针对全国大选举行的大规模集会进行袭击，现场发现了圣战书籍、CD、宣传手册以及其他一些宣传材料。这十人都被法院判以监禁。

其三，不活跃的是孟加拉国新宗教激进主义组织Ahle Hadith Andolan Bangladesh。该组织源于19世纪中期印度北部的宗教运动，认为“古兰经”“圣行”和“圣训”是宗教权威的唯一来源，反对伊斯兰教最早引入的任何东西。即与“伊斯兰谬论”作斗争并实现伊斯兰统治，通过学校、清真寺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拉杰沙希大学教授迦利布于1994年将该教引入孟加拉国。2003年，迦利布与三名最得力的助手被捕，被指控与极端主义组织有关联，并于2008年8月无罪释放。2017年该组织的孟加拉国发言人表示，其血统和名称来自19世纪初对抗英国殖民主义的伊斯兰团体。该组织下的650座清真寺得到了来自科威特、沙特等国基金会的资助。

（三）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分析

“宗教极端主义严重影响当今社会发展”。^①虽然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关联，可实质上宗教极端主义对宗教是一种利用关系，不但对信教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且对宗教本身的初衷及发展具有高度腐蚀性，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极端性、欺骗性、政治性和暴力性等基本特征”，^②掌握其特点和发展趋势，对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全面、清晰认识以及采取相关对策，减少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具有重要作用。

1. 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特点

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既受到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扩散的影响，也有孟加拉国内生兴起与发展的因素。在全球化、信息科技化的今天，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

首先，与国际极端主义势力、恐怖主义联系更加紧密。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国际极端主义的影响。梳理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发现孟加拉国极端主义与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扩散具有紧密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伴随着宗教激进主义或复古主义盛行，宗教保守思潮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催生了孟加拉国多个以追求宗教政治化为目的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国际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联系紧密，极端主义往往伴随着恐怖主义，因此，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在受到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同时，也与恐怖主义产生较大联系。

“9·11”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向南亚其他国家扩散，以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孟加拉国成为基地组织对外扩散的重要目的地。例如孟加拉穆斯林清除左翼义务警卫队的领导人就是塔利班战士，该组织不仅认同塔利班的政治理想，而且“倡导在孟发起伊斯兰革命，发动圣战，建立一个以《古兰经》为意识形态和统治法的理想社会”。^③当前，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与IS、塔利班、基地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广泛联系，使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运用新科技新手段。科技发展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被别有用心的人使用则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信息化、网络技术以及制造精细化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最新、更本土化的和专业化的手段和方

^① 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75页。

^② 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63页。

^③ 李建军、王红义：《孟加拉国极端势力：现状、特点及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第23页。

式。”^①分析媒体对2014年7月至2017年8月间武装分子的特征报道发现，大多数孟加拉国武装分子不仅呈现年轻化、家境富裕，还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最新的科技手段等特征。^②这些新科技、新手段被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掌握并运用，给孟加拉国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甚至是一出闹剧也会引发惨重后果。2019年2月24日，一名男子利用玩具枪劫持了孟加拉国航空公司一架从达卡飞往迪拜的飞机，虽然劫机者最终被击毙，但仍导致飞机迫降吉大港机场。

最后，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发展。孟加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从过去自身兴起以及成为外来分支开始，到如今极端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建立单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诉求发展到现在的针对大选、外国人、少数信仰群体等多元化目标。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与内外都有较大关联，新组织大多是以前组织被取缔打击后变异而来，或是一个分散为多个，或是几个组建为一个。从组织结构来看，现如今的孟加拉国极端主义组织建立起具有网络结构特征的内部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封闭性、较强攻击性、功能特性突出的特点。在当前背景下，宗教极端主义的存续和发展会更加容易。从招募人员来源看，也倾向于更高学历、更富裕家庭和更年轻群体，发动恐怖袭击也更具针对性、突发性和毁灭性。宗教极端主义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危害和影响也随之增加。

2. 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分析

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存在风险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对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梳理和现状分析，发现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宗教政党推动国家更加伊斯兰化的风险。孟加拉国宪法虽然规定了不给予任何宗教以政治地位，也不允许出于任何政治目的滥用宗教，还禁止对信仰某一宗教的人迫害或歧视。可实际上，伊斯兰教不仅在孟加拉国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更多的权利。孟加拉国从一个世俗国家发展成为如今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尽管孟加拉国执政当局极力控制伊斯兰化的政党，取消伊斯兰大会党的选举资格，但并没有完全扭转孟加拉国日益伊斯兰化的趋势。“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化给政治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③一方面孟加拉国政局充满变数，现执政联盟面对反对党联盟的伊斯兰倾

^① Mkrtumova, Irina, et al.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Oppose Political-Religious Terrorism As An Ethnosocial Devi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Digital Society", Central Asia & the Caucasus ,2016,p54.

^② Riaz A, Parvez S, "Bangladeshi Militants: What Do We Know?",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8, p944.

^③ 张四齐：《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2期，第10页。

向表现较为被动，倘若在下次选举中下台，反对党联盟势必又将推动孟加拉国进一步伊斯兰化；另一方面孟加拉国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何时就会爆炸。

第二，宗教冲突频繁。孟加拉国的教派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有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对自由穆斯林的攻击，也有因为想达到政治目的而大打宗教牌。前者主要是孟加拉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充当宗教精神文化的维护者和执法者，对不戴头巾帽子，不留胡须的穆斯林进行威胁、恐吓和迫害。后者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角逐，2013年孟加拉国“国际战争罪法庭”判处1名反对党领导人死刑，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冲突，导致出现数十人伤亡的严重事件。二是孟加拉国极端穆斯林针对外国人，认为外国人在孟加拉国酗酒，不注意形象，是对保守伊斯兰教的一种“作恶”行为。2016年达卡咖啡厅劫持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针对外国人酗酒等行为不满的体现。三是伊斯兰教与孟加拉国其他信仰群体之间的冲突，具体来看有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以及穆斯林与山区其他信仰群体之间的冲突。2012年9月，约25000名穆斯林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地区向山区佛教徒发动袭击，破坏了22座佛教寺庙和数百所住房，成为孟加拉国独立以来针对佛教徒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第三，宗教恐怖主义形势严峻。宗教恐怖主义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会把极端宗教思想转化为恐怖行为，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身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泛滥，ISIS和基地成员回流趋势不可逆，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联系进一步深化，加上孟境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孟加拉国宗教恐怖主义形势将日趋严峻。

3. 孟加拉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成效有限

面对日益严峻的宗教极端主义威胁，孟加拉国当局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从法律制度来看，孟加拉国一方面给予了其他宗教信仰族群以自由，保护宗教信仰的少数群体，另一方面加大立法建设力度，颁布并修正“反恐法”，为孟加拉国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从政党政治来看，处死多名极端伊斯兰政党领导人，在警告政党伊斯兰化的同时，也有力控制极端伊斯兰政党插手政治；从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来看，取缔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成立专项基金，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从国际来看，哈西娜政府不但积极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与国际反恐接轨，共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而且还大力推进解决罗兴亚人问题，以此降低孟加拉国与相邻国家的族群冲突。

尽管孟加拉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仍没能完全控制住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势力对孟加拉国安全的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断适应孟加拉国的政策环境，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和新战术进行宗教恐怖主义行为；与此同时，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还利用与缅甸、印度边境地区的管理漏洞，在两国之间相互穿梭或结成联盟，可能会给孟加拉国当局带来新的麻烦；除此之外，由于孟加拉国严重的体制赤字，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财力和设施配备有限，人员能力不足等技术性问题严重制约着孟加拉国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而这些影响对于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合作，尤其是在孟投资项目的安全产生影响。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孟开展安全风险防范的思考

孟加拉国位于孟加拉湾之北，不仅是亚欧大陆通向孟加拉湾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孟加拉国经济增长迅速且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孟加拉国安全风险将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孟加拉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2019年GDP实现了8.15%的增长速度，被亚洲开发银行（ADB）认定为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孟加拉国经济增长预测，2020~2021年将降至7%，^②也属于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双边关系也发展迅速，2014年两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入开展互利合作。据统计，2019年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46亿美元，其中孟加拉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8.5亿美元的物品，占孟进口总额的25%；^③孟加拉国向中国出口8.312亿美元，相比于2018年的6.697亿美元增长24.12%。^④在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对孟加拉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9903万美元，存量为3.29亿美元。^⑤在工程承包方面，中国企业在孟新签承包工程合同超过200份，金额达104.21亿美元，向其派遣劳务人员8197人。^⑥因此，“正视海外投资的宗教因素，‘因地制宜’

① 《孟加拉国是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http://bd.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3/20200302944287.shtml>。

② 《IMF 预测孟加拉国 2019 年经济增长率为 7.3%》，<http://bd.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4/20190402851324.shtml>。

③ “Bangladesh export-import may be affected by coronavirus: Commercial counsellor”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Bangladesh-export-import-may-be-affected-by>。

④ “Bangladesh to gain more trade benefits from China as an LDC”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news/bangladesh-gain-more-trade-benefits-china-ldc-1882324>。

⑤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孟加拉国）》，<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902/201902010455036.pdf>。

⑥ 同上。

评估宗教因素导致的相关风险，切实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真正走得稳，走得远”。^①

（一）深化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助推中孟关系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任何宗教都具有正反两面性。如何运用和引导宗教的正面性，以及避免宗教的负面性，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应对宗教风险的难题之一。不可否认，宗教是影响外交的重要因素，^②也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加拉国宗教因素影响国际合作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宗教成为中孟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因素。因此，要加强宗教外交，化被动为主动，变宗教的负面因素为积极作用，助推中孟关系更上一层楼。宗教外交主要展现在世俗性公共领域以及非世俗为主的民间领域。^③从宽度来看，在中孟外交互动过程中不仅要建立政治、经济上的合作机制，还应注重孟加拉国民族、宗教的交流与沟通，进行文化融会贯通，并“争取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文化区位优势，以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机制”，^④推动中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化；从深度来看，主要是基于知名宗教人士、著名清真寺以及围绕《古兰经》等圣典开展活动，促进中孟友好关系，进一步提升两国多元合作。

（二）积极主动采取措施，防范和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影响

由于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存在的客观事实，唯有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有效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因此，应积极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首先是建立多层级跨部门的反宗教极端主义合作体系，就促成反极端主义进行沟通和达成共识，并开展情报共享、反恐演练、人员培训、联合执法等具体合作项目。全面掌握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现状、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主动提升应对能力，防堵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框架漏洞。其次，在孟加拉国投资项目区域建立“安全防护区”，强化安全警卫工作，建立应急预案机制，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在项目实施区域活动或制造事端。再次是与当地政府部门、宗教团体加强沟通与协调，一方面确保在宗教极端主义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快速反应，以最快速度赶到事发现场并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另一方面是当当地即将发生或是呈现宗教极端主义的倾向、趋势时，发出预警并

① 詹舒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中宗教因素影响案例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5期，第37页。

② 涂怡超、赵可金：《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48页。

③ 章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化宗教外交构建——以中国佛教对东南亚地区交流为例》，《国际展望》，2019年第2期，第44页。

④ 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25页。

告知，以提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后是做好投资项目的准备，避免在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高发区域开展项目投资。

（三）加强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提升宗教风险研判

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研究宗教极端主义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①尽管“学术研究讲究客观公正性，但公正是与研究主体的立场、观点密不可分”。^②因此“重视并加强宗教极端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则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③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殊性。对此，加强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有助于提高安全意识，对孟加拉国国情、政情、宗教形势有所了解、评估及研判，保证中孟合作项目顺利实施。一是要通过研究，扩大学术影响力，让更多人认识到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性与迫切性，进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二是对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原因，理顺发展脉络，把握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三是针对孟加拉国宗教极端主义，提出在国际、国家、企业及个人等不同层面的应对策略，采取恰当、合理的手段与方式，提出科学的可行性方案，向政府及商业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参考。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中孟两国关系，增进两国友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平台。在推进过程中，中国在孟合作项目遭遇宗教极端主义的潜在影响。在不能完全规避这类宗教风险时，应正视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采取相关措施予以应对，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孟加拉国项目的顺利推进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责任编辑：孙喜勤]

① 金宜久：《重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2期，第5页。

② 吴云贵：《应当重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第64页。

③ 金宜久：《重视对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第5页。